

当叙利亚难民艾哈迈德一家获得希腊政府的庇护许可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克里特岛,看看他们的祖辈久违130年的故乡。艾哈迈德的祖辈在19世纪末被驱逐出克里特岛,家族从此四散,这次前往克里特岛的“寻根之旅”,让他们高祖父那一代口口相传的人物和景致最终得以照进现实。

# 130年后 再回到故乡



一个多世纪后,艾哈迈德一家重新回到了他们祖辈的故乡克里特岛。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张星 编译

## 祖辈惦记着克里特岛

艾哈迈德今年42岁,从外表上看,他是典型的中东人长相,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他的父母也是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然而,他的高祖母却来自位于希腊爱琴海的克里特岛。

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了克里特岛,从此开始了对该岛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在此期间,约有四分之一的岛民改信仰为伊斯兰教,其中就包括艾哈迈德的祖先。1890年左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走向衰微,艾哈迈德的高祖父母和岛上的其他一些伊斯兰教徒被迫离开克里特岛,背井离乡。

从克里特岛上离开的人从此四散各国,一些人移居土耳其、利比亚、黎巴嫩,还有人去往巴勒斯坦,艾哈迈德的祖辈则来到了叙利亚一个叫哈米迪娅的村庄,住进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在此建立的难民营。

从此以后,这里的一万多名居民只能通过观看卫星电视来保持与克里特岛的联系,偶尔也会有少数村民回国工作。“我们心里多少总会想着克里特岛,大家都知道彼此是哪个村的。爷爷奶奶们总说克里特岛多么美丽,他们在那儿什么也不缺。”艾哈迈德说,“我们总想着回去看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尽管生活在异国,但艾哈迈德的家族依然延续着他们在克里特岛上的文化。虽然他们在叙利亚学校里学习的是阿拉伯语,却依然在家里讲希腊语、学希腊舞蹈、背诵克里特诗歌,还保持着克里特岛的饮食习惯。他们也很少与外族通婚,艾哈迈德的妻子亚思敏祖上也是克里特人。

## 从叙利亚回到故乡

艾哈迈德家在叙利亚的日子也没有安稳多久。随着叙利亚战争的爆发,这又让他们一家不得不离开叙利亚。艾哈迈德的姐妹和她们的家人最先离开,艾哈迈德虽然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但还是努力工作勉强凑够了全家所需的盘缠。去年春天,他和妻子亚思敏以及4个孩子启程前往希腊——如今克里特岛正是希腊的一部分。

旅途持续了3个月,他们在从土耳其坐船前往希腊莱斯博斯岛的途中还差点遭遇翻船。抵达希腊后,他们先进行了申请庇护的面试,工作人员要求艾哈迈德出示护照时,他故意将手指点在自己的克里特姓氏“塔扎拉克斯”旁边。“他赶紧喊同事,‘快来看呐,这儿有个克里特人!’大家好奇地出来看我们。”

尽管很多希腊人都知道,曾有一些克里特人散落海外,但他们还是对艾哈迈德一家说的语言感到好奇。因为已经离开克里特岛一个多世纪,艾哈迈德一家虽然是典型的克里特口音,但是他们说的许多词汇,在如今的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几乎没人用了。因为他们只会说克里特语却不会读写,在填表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不过,艾哈迈德说,只要耐心一点,他和希腊人还是能听懂彼此说话的。

在莱斯博斯岛逗留了一个月后,一家人终于在去年8月拿到了庇护许可,艾哈迈德的姐姐和表亲们也已在小镇哈尼亚等待他们了。他们举家乘船去克里特岛,可艾哈迈德一上岛就因慢性癫痫住进了医院。医护人员同样惊讶于他的口音,还叫来了当地报社的记者。艾哈迈德瞬间成了岛上的“名人”,出院后,他发现全镇的人都认识他,有时还在街上跟他攀谈,询问叙利亚的战况,“他们把我们当自己人,认为我们又回来了。”

## 小心翼翼的“寻根之旅”

出院后,艾哈迈德正式开始了一次寻根的“朝圣之旅”。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祖父母当年居住的村子斯卡拉尼,这个听他们念叨了一辈子的地方。沿街漫步,看着街边绿荫下的酒馆和石头房子,这种震撼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艾哈迈德一家在探寻他们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时,总是小心翼翼,以免他人误会自己是想要夺回当年的土地。

现在,他们全家人都在学习现代希腊文,孩子们也都进了学校。“学习现代语言的同时,我们也不忘那些古老的语言表达,因为那已经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了。”艾哈迈德说。

尽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他们目前所居住的哈尼亚小镇并没有穆斯林团体,但是现在情况已大有不同。艾哈迈德一家和从中东地区“回归”的几百名信仰伊斯兰教的难民已经在这里定居,海边关闭已久的奥斯曼清真寺现在成了艺术画廊,但他们可以租用里面的房间来朝拜。

如今,克里特岛已不像祖辈所描述的是“应许之地”,但能回到故乡,艾哈迈德已是心存感激。实际上,现实的生存状况让他喜忧参半,虽然联合国难民署下设的欧盟基金项目会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但是对于要养活4个孩子的艾哈迈德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目前,家族里的男性成员打算做些石匠生意,女性成员则准备做新娘头饰补贴家用。艾哈迈德说,如果叙利亚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他还是愿意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毕竟“被迫离开生你养你的地方,就像丧失了部分自我”。不过他也表示,就算将来回到叙利亚,还是会定期到克里特岛看看,与故乡保持纽带关系。

个人意见

## 小学老师一句赠言 让她一直读到哈佛博士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上小学的时候,你收到过来自老师的评价和寄语吗?有没有老师给你写过“祝你将来考入清华北大”之类的话?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女孩克丽丝汀·吉尔默在21年前就曾收到过来自老师的鼓励。如今,她如愿以偿,并将老师邀请到了自己的毕业典礼上。

1997年,12岁的吉尔默在亚利桑那州尤马的一所学校读六年级,那年期末,她的老师朱迪斯·托恩辛在她的成绩单上写了这样几句寄语:“很高兴有你做我的学生,继续好好学习,等你从哈佛毕业时,要请我去你的毕业典礼哦!”

这句类似于“祝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鼓励,被吉尔默牢牢记在了心里,她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张字条,并为之努力。

时光荏苒,吉尔默现在已经33岁,今年5月23日,她真的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公共健康学博士学位。参加毕业典礼前,她写了一封感谢信,特地回到当年的学校,交到托恩辛手上。哈佛大学也郑重地向托恩辛发出邀请,希望她来参加吉尔默的毕业典礼。

谈到为什么选择公共健康专业,吉尔默说,老师是第一个鼓励她走上这条路的人。“托恩辛老师教给我们很多关于时事、全球卫生与健康和人权方面的知识,她是第一个向我们讲述艾滋病感染者生活困境的人。”吉尔默在信中写道。她说,当年她在托恩辛班上读书时,曾与几名同学就城市垃圾回收处理做过一次设想,他们采访了市长,做了很多宣传页。15年后,这一设想得以实现。那次经历让她感受到,帮助别人正是她所要追求的事业。

“她点燃了我心中渴望帮助别人的火



参加完博士毕业典礼后,吉尔默与母亲、老师托恩辛(右)合影。

焰。我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老师对待别人的热情。”吉尔默在接受采访时说。

收到来自哈佛大学的邀请,托恩辛高兴极了。“我一直对学生们期望很高,听说吉尔默最终实现了她的理想,我并不是很惊讶。”她说,“哈佛大学选择讲出我和她的故事,这让我倍感荣幸,我只不过是她人生旅途中很小的一部分。”她现在依然在学校里任教,是六年级和八年级孩子的社会科老师。

“您不仅给孩子们传授知识,还鼓励、推动他们走上一条为他人服务的道路。”在毕业典礼上,为吉尔默授予博士学位的院长威廉姆斯对托恩辛说,“您的工作使我们的工作成为可能。”毕业典礼结束后,吉尔默身穿红色的博士服,开心地与母亲、老师合影。

当然,能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吉尔默自己就是个“学霸”——她本硕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所学专业同样是公共健康。她说,愿意在毕业后回到亚利桑那州,从事公共健康、政治与社区发展方面的工作,把所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她在社区成长的社区。

对托恩辛而言,这次经历让她更有了成为一名好老师的动力。“吉尔默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知道,凭她的坚韧、奉献、愿意帮助别人的热情,她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让我们都看得到。”她说。